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四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晉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四

奏疏七道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
務之卒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一面督率吉安
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
義勇之士奏留御史約會鄉官相與激發忠義移
檄遠近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臣晝夜促兵以
本月十五日會樟樹而身督伍文定等徑下攻城
城中倒戈退奔城破擒其居王棋條及偽太監等
千有餘人寧王眷屬自焚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
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

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塡塹期在必克是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沅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

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

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商
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
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
其憤怒悉衆併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
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
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
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
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
說今出未旬月而輙退歸士心既已誘沮我若先

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

民戀宗室鄴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
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
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
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
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
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
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
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

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併力盛氣搦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

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

羅瓚丁贊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勲何
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
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
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
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
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屍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
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
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
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

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

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

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
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
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宸濠奸惡腥穢
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
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
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
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兼又招納
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
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

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
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輩
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
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
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
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
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
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
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墜城而自

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毋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强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叚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令使

人　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以及
態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
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
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
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
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發奚之
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
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
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孺監軍督哨謀畫居多但

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傳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狀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併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

史張縉山郎中[illegible]劉[illegible]進士郭
侍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
劉昭等俠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襄夾輔折衝
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
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攖其鋒而各官激
烈忠憤捐身徇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
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
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
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

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

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若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
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勑該
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
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
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
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
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
沓至并臨塡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
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

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爲
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獲健者逃竄山
澤舉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
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
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
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
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
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
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

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
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
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
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
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勝息延望歸尋其故
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
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
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
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又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詐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妆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奸肆而為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
惟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
苦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
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
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
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
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冤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
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
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
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
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
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
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
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勑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年
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寛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
縣殘破尤甚者亟加寛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
理非但觧江西一省之闕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
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
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合各四十萬石而
不肯蠲興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
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
會計征歛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

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
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水災自劾疏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
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
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
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
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緜江湖漲溢
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

諸郡無不被害禾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
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决隄千里
爲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
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
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
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
師旅遂使豐稔連年由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
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

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討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米巳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巳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静言思究臣罪

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獗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爲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

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
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悴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耗視息僅存以
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不足以召災而致變
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
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
選賢能代臣巡撫卽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
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卽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
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

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自兆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閤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

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八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苫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
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
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
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
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illegible]武廟堂成算
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illegible]
[illegible]之旨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浩被德

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
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追切之
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
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
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
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
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
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

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從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軀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

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殺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孫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刻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

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

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危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竄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愍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啣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赦兵荒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合無將該年稅糧盡行

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
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
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
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内續蒙　欽差戶部員
外郎龍誥案驗爲遵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
年兊准錢糧交兊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
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兊軍本色米八萬
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兊米一十七萬石每石
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

自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
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　奉欽
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
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
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
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
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戶
先將兊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彦昭
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

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儀揚江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變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況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

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追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

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
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
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
之狀臣於前　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彊者
竄而爲寇務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
民皆爲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將臣等既無
釐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
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爲言百姓䏚䏚胥讒謂
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

蓋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振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

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
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
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
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呶呶咨文一至如解倒懸郎
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遍相傳告旦夕之間
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
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
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
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嘗震蕩

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旣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箠極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旣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棼于〈雜〉繰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旣而部使縣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禦輸罔避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

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宛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追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頹屋之下東撑則西頹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懟之言身營闤闠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捶骨剝髓之痛而朘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

萬石改兊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决無
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
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
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叅奏且將不免
於罪臣竊冤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
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
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　奏者
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

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
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
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
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
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
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
若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
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
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旹災

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

肹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

敗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

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

上罔下之恥矣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

重寄臣自惟朽才腐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

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裏賫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　夜

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
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
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
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今猛
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
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傜
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
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
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

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衍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厲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

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會之憤遂不顧萬
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
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
二會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
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
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
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
啻十百於二會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
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會則當事者之過計矣

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省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

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授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幷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决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以失之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衜者之罪開其自新

之路而後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

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覇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

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
羅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
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
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
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
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
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
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

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

[illegible]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旣設流
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
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
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
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
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
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
山絕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
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屛蔽若盡殺其人改

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
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
遵照 勑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旣有所聞
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
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
可以遠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
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玉黃陳羅寬戴慶

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
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
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
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遁
土錢一貢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
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
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
抗官軍惟有陸綏不曾遠遯當被擒斬其餘韋好
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蘇於當年九月

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巳將
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
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櫃
櫛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
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璋又差人促令邀
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
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
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督爾防守蘇等
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　水盛內急病身死屍被

岑璋燒燬金銀盞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岑男岑邦彥先

已齊料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蟲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關府目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
乞憫念生靈準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
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
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蘇關黃
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黃留黃石陸宗軍鑑潘成等
亦逓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
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奈緣小人冥頑不諳
漢法屢次擾亂不定參看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
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又 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遯山林
兼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煽
每攻圍城邑劫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
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閘險使盧蘇圖殺王
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
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等
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餘
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俯

順夷情仍復目用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因
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七
日為地方事節奉　勑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
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鎮等
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
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勑奬勵論功行賞續
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
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
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

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撥夷無策輕信寡謀圖
州已不可得并思恩又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
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
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
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
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
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
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
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

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
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
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具
奏定奪朕以爾勲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
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
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
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毋
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內節
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
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兵撫勦賊寇安
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裏
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卽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涖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
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
地方大計鄭潤朱麒與姚鎮事同一　體姚鎮已着

致仕鄭潤等因贓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麒應否去留着兵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麒陸續各回梧州廣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府公同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郝

與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
挺參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
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
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
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郎
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
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
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
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

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巳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曾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illegible]

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遑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

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三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三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逆死之遺孽

頭養成十數孳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議取而聚之思田之一州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虛實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倒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玆復調跋涉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嗟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復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士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士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士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

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
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
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
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
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
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
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
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

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士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者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

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俱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
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歸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
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
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
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
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
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

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迯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迯死茍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言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illegible]開爾更生之路非獨

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决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

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

之民若不略示責罰亦何以舒洩軍民之憤於是
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枷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
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枷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
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恩本內已經畧具奏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

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出示諭以　朝廷之意惟
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
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
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
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爾等
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
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任總
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八日
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

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蹇劣謬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幸甚

山陰王應遴參校

皇明宗旨卷之四終